



西北軍旅作家文選  
XIBEI JUNLUI ZUOJIA WENXUAN

铁流西进

李广文 / 著

主编 / 谢国青  
执行主编 / 毕晓君

甘肃文化出版社

GANSU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 西北军旅作家文选

主编/谢国西 执行主编/申晓君

---

## 铁流西进

李广文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9. 兰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肃军旅作家文选/谢国西,申晓君主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9

ISBN 7-80608-499-1

I. 西… II. ①谢…②申…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906 号

责任编辑:申晓君

装帧设计:秋子

责任校对:占清

版式设计:秋子

## 西北军旅作家文选

主编/谢国西 执行主编/申晓君

# 铁流西进

李广文 著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排 版:甘肃天人出版印务公司
社 址:兰州市东岗西路316号	印 制:兰州奥林印刷厂
邮政编码:730000	邮政编码:730000
电 话:(0931)8811015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32开	版 次:1999年9月第1版
字 数:168千字	印 次:1999年9月第1次
印 张:6.125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 7-80608-499-1/I·42	

定价:15.00元

## 目 录

### 报告文学

- |    |    |
|----|----|
| 1  | 西进 |
| 34 | 阿里 |
| 53 | 伊吾 |

### 小 说

- |     |      |
|-----|------|
| 98  | 神豹   |
| 123 | 大伯   |
| 129 | 巴顿将军 |
| 136 | 小王庄  |
| 140 | 父子兵  |
| 143 | 梦笛   |
| 146 | 关中地面 |

### 散 文

- |     |      |
|-----|------|
| 180 | 故乡记事 |
| 183 | 玩鸟二则 |

186	天眼
188	雪白的鸽子
190	鼠与猫

# 西进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这节的题目，是王震将军欣闻新疆和平起义电讯后，即兴而作的一首诗，其气吞山河之势，跃然纸上，很为蹒跚西进的解放军指战员所喜爱，一时间广为流传，以至于搬上舞台，谱曲演唱，至今盛传不衰。

是甘肃酒泉。

是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晚霞映红了西天的沙梁，夜幕从祁连山拉起。西进部队统一加餐，每个班可以分到肉菜一大盆，还破例给每人二两喜酒，整个军营充满了狂欢景象。

塞外古城酒泉的大街小巷灯火通明，操场内外人山人海。唱戏的，扭秧歌的，吸引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各种照明弹像绚丽的礼花，在夜空中怒放。

老酒泉人讲，酒泉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最兴奋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向往着胜利、向往着新中国的诞生，但他们没有敢期望他们自己能看到。他们只管攀登不问高低。他们只有一个信念：革命一定能胜利。

他们是：郭鹏、王恩茂、张希钦、熊晃、罗元发、张贤约、程悦长、

陈海涵、谢正浩、王季龙……还有两个人比他们更高兴，只是千头万绪的工作忙得使他们没时间高兴，这就是彭德怀和王震。

在一兵团司令部里，接连几天都是开会。30日晚上的这个会，更是开得紧，直到深夜一点才告结束。可是会开完了人们却没有丝毫睡意，全都留在会议室里畅叙往事，展望未来。

今天是什么日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的日子。一提起这个日子，这些创伤累累、军衣破烂的战将们眼眶子就发潮。他们说，就让我们为新生的共和国守夜吧，就让我们天南地北地聊天吧，从秋收暴动摆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五次反“围剿”摆到了长征过草地；又从西安事变摆到日本投降，直到三年解放战争的每一个战役，以至今天的大军西进……

二军军长郭鹏突然叫起来：

“快看，天快亮了。‘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大家抬头看时，窗户纸已经发白，“哇”地叫了一声，小孩一般，你拥我挤的就往装电台的房间跑，推门一看，里面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房子都快挤爆了，不用说，这都是彻夜未眠的人，早就守在这唯一的收音机前，等待着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在翻江倒海，已经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面没有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了。

毛主席啊毛主席，中原突围回到延安，在马列学院的礼堂里，是您亲自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蒋介石决心打内战是往他自己脖子上套绳子，他打得越积极，他灭亡得也就越快。只要我们多打歼灭战，不出三五年，中国的革命就会出现一个胜利的新形势。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从1946年10月到今天，不到三年的光景，主席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我们怎能不心潮激荡呢？

在一阵庄严的礼炮声之后，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在瓦窑堡、在杨家岭、在延安飞机场、在马列学院礼堂，一次又一次听到过的声音又回响在北京首都的天安门城楼上：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满屋子沸腾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热泪。

忽拉一声，满屋子的人全部跑了出去，集合部队，庆祝胜利。

酒泉城内，升起了第一面鲜红的、缀有五颗金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多少年后，六军军长罗元发回忆说，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们之中，有我的上级，有我的战友，但更多的是我们那些可爱的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有的抱着炸药包，和敌人的碉堡一起粉身碎骨；有的穿着褴褛的军衣，倒在风雪迷漫的长征路上；有的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同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倒在埋葬蒋家王朝冲锋陷阵的道路上……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

就在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新疆进军的命令传到了酒泉。

随之，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进军新疆的指令：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一个行政省，油源及其他矿藏极其丰富，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四百万人民处于帝国主义走狗反动派的蹂躏之下，迫切需要我军解放他们。现新疆的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马呈祥、叶成等逃跑，陶峙岳等通电求和，但新疆的问题仍未真正解决，我们必须充分作好作战准备，以防万一，消灭反动派在西北的残余势力，解决祖国边疆，以便开发油源，修建铁路。这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永垂不朽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光荣地落在你们一、二兵团之二、六军身上。

六军将要解放北疆之哈密、奇台、迪化与伊宁自治区，与苏连成一片。二军将进军新疆之吐鲁番、焉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阗。除准备各地方干部外，并须准备改造陶部六万军队的政治干部。因此，一、二两兵团党委须充分准备对少数民族政策及风俗习惯的教育，切实遵行。

对进入沙漠严寒地区作战、行军、露宿等项，应进行



必要的教育，其暂不必前往的机关人员及弱马笨重行李，二军在酒泉，六军在张掖设置后方。一兵团司令部、二军及战车团，须于10月20日前准备完毕，六军11月1日前准备完毕。骡马准备走路，步兵汽车轮番倒运前行。

远征部队之手套、皮大衣、棉衣、棉袜、皮帽、水壶、帐篷由野勤准备出发前发齐。帐篷，一兵团二军600个，六军400个。毡靴出动后，陆续追送。新疆之经费除携带部分现洋外，发新省人民币。以上各点，望各级党委及全体军人中深入讨论为要。

指令宣读完毕，没等宣读者做解释，部队那海涛一般的欢呼声就把宣读者的声音淹没了。在这么一个非常时刻，宣布这样一个指令，所有的解释和宣传似乎都是多余的了。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彭德怀和王震终于摆脱了手上的杂务，风尘仆仆赶到了酒泉，布置和安排进军新疆事宜。

这是王震革命生涯中最兴奋最自豪的时刻，他破例的把胡子刮得净光，换上了新军装，显得特别的神采奕奕。

一跳下车子，他就兴奋的向大家宣布：

“同志们，我们进军新疆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进军新疆的指令还是经他手签发的。他似乎顾不到别的，转身挥了一下手：

“展开地图。大家过来瞧瞧！”

不等别人插话，他就指着天山以南的大盆地说：

“与陕北的南泥湾比怎么样？是不是牛和虱子的比例关系？不止是大几百倍，而是几千倍。这要是开发出来，你们放开胆子想，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围在一圈的都是他的老部下，加上高兴，说话就比较随便：

“这是一枚甜果子，可皮儿太厚，而且是苦的。”

“人都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进新疆的路都是戈壁滩，到处白骨累累，大风刮起来，能把汽车吹翻了。”

“听说嘉峪关前有一块石碑，上边写着‘出十还一’四个字，意

思是出塞十人只能回来一个。你用石头瞄准那个‘还’字，只要能够投中，就准能等到回来的那一天，非常灵验，否则，你就只能做戈壁滩上的孤魂游鬼了。”

“听说新疆的气候也非常吓人，冷起来，小便时都得带棒子，热起来，吐鲁番的县长要坐在水缸里才能办公。”

……

王震静静地听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得差不多了，才挥了一下手，一个箭步跳上汽车的踏板，扯开嗓子大声说：

“大伙儿听到的这些关外奇谈，要叫我王胡子讲，一句话，两个字，扯淡！老百姓有句话，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五谷不长。照这个规律看，新疆正是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我也听人讲了，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不带渣，龟兹的姑娘一朵花。不冷不热，能出产这么好的东西吗？！”

部下们朗声大笑。

王震的表情却非常严肃：

“但是，大家刚才说的那块石碑，还真是有的。如果认真的考证一下，这个‘出十还一’的说法并不过分，而且是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张骞出使西域，行前随从逾百，东归之时，张骞几乎是单枪匹马，你们算一算，这是个什么比例？”

部下们非常了解他们的司令员，知道接下来就会有相当精彩的浪漫主义的高论了，都竖起耳朵静候，并无人接其话茬。

王震却直奔问题的核心：

“哪一位同志想当‘出十不一’中的那个‘一’，请举手，我王胡子保荐你进进京当高官。”

没有人举手。

“哎呀呀，别像大姑娘坐轿，羞羞答答的嘛！那么可怕的地方，屎尿都得提棒子，那还不是有断子绝孙的危险，跑到那样的鬼地方干啥？干脆打道回府，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多美！”

部下们又笑出声来。

王震剑眉一扬，转入正题：

“同志们！我们进军新疆是要干什么？是要做国民党政府那样

的接收大员吗？是要游山玩水逛一逛塞外异域就调头回返吗？是要以人民功臣的身份到新疆去享福吗？不是！根本不是！就在两天前，毛主席指示我说，‘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你们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去那里工作。’同志们，这是毛主席的原话，一字不差，大家对照一下，看看差距有多大。

“我还是讲嘉峪关的那一块石碑。我们共产党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块石碑，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改一改。改成什么呢？改成‘出十留十’！我们到新疆去，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去十个，留十个，扎根新疆，屯垦戍边，誓把新疆建设成塞外南泥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部下们热烈鼓掌。有的还振臂呼起口号来。

王恩茂插话说：

“我们保证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扎根南疆，积极体现兵团的决心。”

“对！”王震又恢复了他神采奕奕的神情，“要做的工作多得很，你们到南疆大有可为。要听毛主席的话，多为各族人民办好事。既要保卫边防，巩固治安，又要改造起义部队，建立新政权，尤其重要的是团结各族人民，大搞建设！”

王恩茂当即做了一个极好的概括说：

“对！应该把团结的旗帜举得高高的。这一点，对于新疆的进步，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一句话七个字：团结建设新疆！”

王震推敲了一下，说：

“很好，就照这个提法进行宣传动员。进军新疆，刻不容缓！目前最要紧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快些开进去。由于车辆少，油料缺，你们中途可能还要走路，希望你们做好精神准备，和平解放新疆才能真正实现。”

当天下午，彭德怀主持召开一兵团党委扩大会议。

王震司令员在会上作进军新疆的报告。

甘泗淇主任就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作了重要讲话。

彭德怀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进军新疆的重要指示：

1. 对新疆各族人民要表示热爱,做好与新疆民族军的团结,坚持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团结与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使各族人民团结在新中国的友好大家庭中。

2. 对起义部队采取诚恳、热情的欢迎态度,帮助他们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

3. 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旁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加强中苏友谊,学习苏联,建设新疆。

4. 发扬我军爱护人民、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

会议下发了《到新疆去,解放新疆的人民》的政治动员宣传材料,号召部队官兵发扬二万五千里长征、南下北返的光荣传统,完成进军新疆的第三次长征,解放全新疆。

这次党委扩大会议,还临时增加了一个新内容,那就是请率领十万官兵和平起义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作关于新疆情况的报告。

陶峙岳将军是应彭德怀副总司令之邀专赴酒泉商谈进军新疆事宜的。彭德怀亲赴机场迎候。

陶峙岳登机前,很为他的着装费了一翻思量,在国民党里,他是中将军衔,可如今和平起义了,又是去会见中共高级领导人,还穿这样的服装合适吗?总归是投诚了,还不如就此与军装告别的好。可是,穿上便装就合适吗?那不像投诚而像是一种朋友间的私访。思量再三,陶峙岳还是穿上了他的将军服,手戴白手套,身披呢大衣,郑重赴约。

陶峙岳没有想到,他没能与军装告别,军装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1988年以96岁的高龄病逝,穿的也还是军装。他更没有想到,投诚之后的他,军衔由中将晋升为上将,而且长期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文革”以后,又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这是后话。

走下舷梯,陶峙岳向彭德怀敬礼:

“我代表十万起义官兵向彭总司令致意。”

彭德怀还礼，紧紧握住陶峙岳的手说：

“将军率部起义，追求光明，功不可没。我全体官兵，热切盼望将军为他们掀开新疆神秘的面纱。”

“有何神秘而言，经济凋萎，财政困难，令陶某惭愧。新疆热切盼望解放军进疆，又恐怕慢怠了解放军。十万官兵，三月未发军饷了。”

“将军放心，欠饷由我们发还。”

“解放军还有十万人呐。”

“不会增加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

“由中央拨款？”

“不！荒漠无情人有情嘛！我们会叫沙漠变绿洲，戈壁献粮棉。”

陶峙岳赞叹地说：

“南泥湾的英雄，无事不可为呀！彭总司令，我是以回家的心情来酒泉，对家里人，我就有什么讲什么，讲盼望，也讲担忧，一句话，请解放军火速进疆……”

### 起义之后的新疆局势仍在动荡

陶峙岳向王震的部队介绍了新疆面临的新的形势——

正当新疆各族人民沉浸在新疆和平解放的喜悦中时，少数反动分子却气急败坏地活动起来，公开进行破坏和捣乱。对和平起义心存不满的国民党官兵，撕毁和平起义的公告和欢庆和平解放的标语，大肆造谣，说共产党在南边吃了败仗，解放军根本就进不了新疆，就是想进也办不到，新疆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一时间，阴风四吹，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引发事变的导火线是封存在哈密中央银行的万两黄金。

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将兰州、酒泉银行库存的大量黄金运往尚未解放的新疆迪化，企图逃避人民解放军的接收。但是，当兰州、酒泉银行将这 16900 多两黄金分装 12 只木箱、用汽车运送到哈密时，陶峙岳、包尔汉已经通电和平起义。

考虑到新疆刚刚宣布和平起义，军队不稳定，社会秩序混乱，怕黄金在运送途中或到迪化后遭到抢劫，为安全起见，陶峙岳电话指示将黄金送哈密中央银行封存。

不幸的是，运送黄金的汽车驾驶员酒后失言，将这一消息泄露出去，驻守在哈密大营房国民党主力部队一七八旅旅部的许多官兵知道了这一消息。不满和平起义的少数国民党军官立即在底下活动起来，已经三个月没发军饷的国民党官兵，并不知道解放军进疆之后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会是怎样，一经煽动，立即响应，纷纷向旅长莫我若提出“请求”：和平起义，不等于把什么都留给共产党，不能叫起义的官兵饿肚子。提出动用这批黄金发军饷。理由是这批黄金并不属于新疆而是属于兰州，但兰州已经解放，黄金已经无主，正好可以利用。旅部长官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是不讲人情，弟兄们就要按自己的意志行动。有道是枪炮一响，黄金万两。

这已经不能算是请求而只能称之为威胁。

旅长莫我若还没有意识到一场抢劫黄金的暴乱已在暗中串连完毕只等信号一发开始行动，只是安排加强金库的守卫。但这个指令下达下来时，大营房已处于哗变的气氛之中，已经无法派出守卫金库的士兵。

9月28日夜，一阵急促的枪声从大营房传出，随之，营房内外鸣枪响应，几分钟后，哈密城内也响起了枪声。

随着枪声响起，大营房的大部分士兵有的乘汽车，有的徒步，荷枪实弹，呐喊呼应着朝哈密城扑去。城防指挥陈公辅电话命令卫兵拦堵阻挡，“再有官兵冲出营房，以枪射杀！”

然而这样的命令已不起任何作用。参加抢劫的士兵人数众多，且几乎是全副武装，他们手里端着机枪、步枪，提着掀开了盖儿的手榴弹，洪水一般冲出营房。

没有人敢阻拦他们。

在大营房兵扑向哈密城的同时，驻哈密老城的城防连也开枪响应，士兵们纷纷拿起武器冲出营地奔上街头，与大营房的士兵汇合。

陈公辅的电话打到城防连责令制止，城防连的回答是：

“身边除勤务兵外，无兵可派。”

因为参加抢劫的是武装部队，一开始就造成了恐怖气氛。士兵们任意开枪射击，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大街小巷，鸡飞狗咬，妇人孩子尖声哭叫。有的士兵为了发泄，就把机枪架在大卡车的车顶上，在城里横冲直撞，撞得民宅房倒屋塌。更多的是徒步，跑着、喊着、叫着，有的平端着枪，有的高举着手榴弹，有的咬着短刀，有的举着刀把，有的挥动着马鞭……

抢劫的行动是按计划进行的。

乘车进城的官兵们直接在大十字街停下来，展开火力，冲着东、西南、北四条街猛烈扫射之后，就用机枪把警察局的大门封锁起来，迫得居民与警察动弹不得。封锁完成之后，士兵们分成数股，有的抢银行，有的抢商号，有的抢居民财物……

由兰州、酒泉运来的黄金，是这次抢劫的首要目标。

哈密中央银行坐落在哈密新城中心地带，靠街是营业部，院内是地下金库。库房的铁门是花5两金子专门在上海定做的，十分坚固。12箱黄金就封存在地下金库内，此外，库内还存有大量银元、钞票。银行经理程志涵正在处理公务，突然有枪声和喊叫声传来，他意识到情况危急，立即集合行警和行员，持枪攀上屋顶。他们登高一看，只见城内火光冲天，满街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目标一致地朝银行奔来。行警和行员见此情景，便知绝非区区盗贼，如若开枪阻击，必亡无疑，于是纷纷溜下房顶，翻墙逃跑。

一刹时，数百名抢劫士兵，将银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用斧头、枪托砸开反锁的大门，破门而入，下了银行程经理等人的枪支，扭绑起来，径直冲到地下金库门前。疯狂的士兵用斧头、石头砸门，未能砸开；用手榴弹炸，也不能得逞，于是就用枪刺逼程经理交出金库钥匙，否则射杀全体，火烧银行。

程经理只好就范。

抢劫的士兵得到钥匙，打开金库，一见里面有那么多的钞票和包装金银的木箱，眼睛顿时放出光来，狂呼乱叫着，用刺刀、斧子把木箱一只只劈开，见是黄金，就你争我夺，见是银元，就撒到一边。抢到黄金的士兵心满意足，一帮刚走，又来一帮，库存的16900多

两黄金，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洗劫得一千二净。后面没有抢到黄金的士兵，就抢银元宝、银元、碎银两，再后来的就抢银硬币、银元票、纸币。整个金库被一批又一批抢劫的士兵洗劫得没剩下一张纸币。有些迟来的士兵见无金银可抢，便窜到后院劫掠职员宿舍搜抢财物，并将帐簿、传票、表册和公文案卷付之一炬。

在中央银行遭劫的同时，另一家省立银行也未能幸免。士兵们砸开大门，撬开库房，将这里库存的黄金、银子、硬币、纸币、枪支、弹药、布匹等抢动一空，将所有用具和灶具全部砸毁。

但抢劫并没有就此终止。

哈密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特别是清代以来，作为内地与新疆出关入关的货物集散地，一直是新疆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大抢劫发生前夕，哈密城内共有商户 270 余家，各标字号，生意兴隆，这次未能有一家幸免，都成了抢劫士兵的掠夺对象。士兵们似狼群一般嚎叫着，冲进商店，以枪刺逼住老板及店员的胸膛，将店内物品，统统打包捆装，全部装上汽车运走。店内洗劫一空之后，又窜入民宅，翻箱倒柜，抢劫金银手饰及贵重物品，逼迫来不及逃走的人交出金银财宝。有的索性把店主捆绑吊在梁上，用蘸上水的马鞭猛抽，从妇女的耳朵上强行把耳环撕下来，弄得鲜血淋漓。

绰号叫张大耳的士兵，惯于吃独食，单枪匹马闯入一家民宅，是一户很贫穷的人家，一个瞎眼的母亲及两个年龄不大的女儿守着一床棉絮翻露的破被子。张大耳把刺刀架在瞎眼母亲的脖子上，气势汹汹地说：

“讲！愿意慰劳国军还是共军？”

瞎眼母亲说她什么都看不到，也不知道老总是国军还是共军，总归是当兵的都慰劳，火墙旁还有半袋麦子，你就都拿走算了。

张大耳狠劲在瞎眼母亲的脖子上划了一下，血就流了出来：

“他妈的人家都得金银财宝呢，你拿半袋麦子糊弄我，我叫你见识一下马王爷的三只眼！”

说着一刺刀挑飞了被子，一跃上炕，一脚踩住瞎眼母肚子，凶神恶煞地吼道：

“不把贵重物品交出来，我挑了你们全家。”



瞎眼母亲苦苦哀求说天地良心实在无东西可交。

张大耳望了望两个索索发抖的女儿，眼珠子瞪得似牛眼：

“胡说八道！这不就是贵重物品吗！”

就在这条炕上，当着瞎眼母亲的面，张大耳打昏了两个女儿，然后将其强奸……

抢劫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清晨。

参加抢劫的士兵，把抢到的黄金、白银、首饰、衣物、百货、药材、布匹、绸缎等，车载人拉，运回营房，坐地分赃。

坏人和特务趁火打劫，丧心病狂地把汽油倒在商店、民房里点燃，一时间哈密城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地痞流氓混水摸鱼，大发横财。

经过一夜的抢劫和焚烧，哈密城一片焦土，尸体横卧血泊，街巷浓烟飘荡。居民已经逃光，唯有几只野狗在残垣断壁中嗅嗅闻闻，寻找可食之物。

哈密变成了一座死城！

但有一所寓所却安然无恙，那就是哈密专员尧乐博斯的公馆。这是意味深长的。尧乐波斯在此以后以他的行动向人们表明，这不是偶然的。

老百姓可就惨了。哭告无门的平民四处逃跑，招来的不是军队的保护而是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开枪射击。有母子惨遭枪杀的，也有胸膛中弹惨叫数小时无人抢救才毙命的，也有年老多病而被吓死的。老百姓扶老携幼，钻进菜园、花园、树丛、草堆、乱坟岗子，担惊受怕，忍饥挨饿，苦不堪言。

抢劫黄金的士兵回到大营房以后，秩序混乱，军心浮动，随时可能再次骚乱。抢到黄金的士兵，有的拿出一部分贿赂上司，有的偷偷掩埋，有的携金潜逃，有的大肆挥霍，包娼宿妓，有的因分赃不匀兵刃相见，互相残杀致死。

四个人合伙抢到一块金砖，原本是平均分配的，但刀凿斧劈，难免有多有少，于是就发生了分歧。先是三人合谋将一马姓士兵“结果”，但在分配“胜利果实”时，再次发生了分歧，因金块太小，已无法切割，只好动武，一人致伤，退出分配，另两人互不相让，以